



由簡入繁趣聞

■ 陳健偉 ■

初中《啟思中國語文》編者

近來常到內地旅行，發覺人們有愛將簡體字轉為繁體的風氣。最容易看到的是招牌上的大字，其中一些頗為有趣，例如「XX粥面專家」、「XX發型屋」、「XX電動麻將臺批發」、「模範單位」等。上述情況，可能由於「面」是「麪」的簡體字，「发」是「發、髮」的簡體字，「台」是「臺、檯」的簡體字，「范」是「範」的簡體字而出現。

「范」字本身也是姓「范」的繁體字，替「范仲淹」改姓「範」既然可以出現，那麼發明活字板的畢昇被轉為「畢升」，捉鬼的鍾馗寫作「鐘馗」，也就不足為怪。而流浮山對開的「后海灣」因南頭天后廟而得名，地圖上印作「後海灣」，只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罷了。

報章雜誌等刊物出現「車載鬥（應為『斗』）量」、「子曰詩雲（應為『云』）」、「窗明幾（應為『几』）淨」、「老如鬆（應為『松』）柏」、「醫蔔（應為『卜』）星相」等四字詞，看慣繁體字的人是能夠意會的；而「裏程碑」、「占領」、「錶情」、「日歷」則會被誤以為是新詞。最可笑的，因為「緯」和「織」的簡體字同為「纤」，竟出現「緯維」這新物質，你知道它是甚麼嗎？



古文網站所載文言篇章的趣事也有不少。例如「肖」是「蕭」的簡體字，《論六家要旨》轉為：「賢不蕭自分，白黑乃形」；「仆」是「僕」的簡體字，《遊褒禪山記》寫成：「有碑僕道」；「舍」是「捨」的簡體字，《黃州快哉亭記》竟有「南北百里，東西一捨」的「奇事」；「余」是「餘」的簡體字，「几」是「幾」的簡體字，《項脊軒志》又出現：「從餘問古事，或憑幾學書」的句子，令人不禁莞爾。

至於「籃」、「藍」、「闌」、「蘭」因着同音的關係，有人嫌這些字的簡體筆畫仍太多，往往不使用規範的簡體字，全用一個「兰」字取代，轉換繁體時若不特別留意字詞的意思，就更容易鬧笑話了。

在香港，我們一向使用繁體字，對簡體字不清楚時，只要翻查《簡化字檢字表》就穩妥了。內地一直少用繁體字，又沒有方便合用的工具可用，碰到兼具繁、簡兩體的字時，如果單是轉換字體而不理會字的意思，便很容易發生問題。有人說：「由繁入簡易，由簡入繁難」，你有同感嗎？👁️